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工作指南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人体器官和组织捐献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

【摘要】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明确规定，经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同意，医疗机构方可获取遗体器官。为能更好地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在尊重和保护（潜在）捐献者及其家属、器官移植接受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指引器官获取组织或其所依托医疗机构的伦理委员会规范有序开展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在多方共同参与下，特制定《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工作指南》。本指南以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组织架构、审查程序、审查内容、审查监管以及实践中面临的突出伦理困境为导向，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实践经验，形成 10 个推荐建议，以为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提供规范且符合实际的工作指引，为遗体器官捐献提供程序保障。

【关键词】 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医学伦理；伦理审查；知情同意；遗体器官；器官获取组织；伦理与法律
【中图分类号】 R617, R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45 (2025) 05-0002-07

Guidelines for ethical review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Human Organ and Tissue Donation of China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uman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anch of Medical Ethics of Guangdong Medical Association. *Sun Yat-sen Memorial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Junrong, Email: 649118950@qq.com

【Abstract】 The "Regulations on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clearly stipulate that medical institutions may only obtain cadaveric organs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Human Organ Transplantation Ethics Committee. In order to better safeguard human life and health and uphold human dignity, and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otential) donors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organ transplant recipients, this work Guidelines for Ethical Review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is formulated to guide the ethical review committees of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r their affilia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conduct ethical reviews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in a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manner,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relevant parties. This manual, oriented by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rocedures, content, and supervision of ethical review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as well as the prominent ethical dilemmas encountered in practice, has been developed through a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ethical review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It consists of 10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providing a standardized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the ethical review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and ensuring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of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

【Key words】 Organ donati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Medical ethics; Ethical review; Informed consent; Cadaveric organ;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Ethics and law

自 2010 年我国启动遗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1]。《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明确：“在获取遗体器官前，负责遗体器官获取的部门应当向其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提出获取遗体器官审查申请。人

DOI: 10.12464/j.issn.1674-7445.2025197

基金项目：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专项基金课题（320.6750.2024-22-2）

执笔作者单位：510000 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丘小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廖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蒋继贫）

通信作者：刘俊荣, Email: 649118950@qq.com

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取的, 医疗机构方可获取遗体器官”^[2-3]。

1 指南制定背景

为保障人的生命健康, 维护人的尊严, 尊重和保护人体器官捐献人和移植接受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然而, 具体伦理审查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导致伦理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具体的、涉及细节层面的指导。因此, 在《规则》大框架下, 我们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 结合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实践经验, 通过专家会议方式进行梳理、归纳和整合, 就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组织架构、审查程序、审查内容、审查监管以及实践中面临的突出伦理困境, 共 5 个方面, 形成 10 个伦理审查推荐, 制订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专家工作指南。

2 指南推荐

推荐 1: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设置与职责

《规则》强调开展人体器官获取与移植的医疗机构应当成立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 隶属于所在机构, 负责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及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审查^[4]。伦理委员会设置应严格按照《规则》的组成要求, 由医学、法学及伦理学等方面专家和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组成, 人数不得少于 9 人, 且为奇数, 委员表决权平等, 委员会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 1/4。委员会职责应严格按照《规则》的工作职责规定执行, 合法、独立、及时、有效地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 合法性体现在开展审查工作时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基本要求和质量控制指标》等规范性文件要求, 同时不违背《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的基本精神。委员会在器官捐献过程中还需为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PO)工作人员、(潜在

捐献者及其家属等提供伦理咨询; 对伦理审查资料应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整理保存。

推荐 2: 遗体器官捐献的伦理审查原则

遗体器官捐献应遵循自愿无偿、知情同意、控制风险、公平公正、保护隐私、避免利益冲突原则。

自愿无偿原则: 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5]。自愿无偿原则是保障器官捐献伦理合法性的基石, OPO 在获取器官前应确认自愿捐献意愿。红十字会作为独立第三方对捐献见证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求协调员对捐献者或其家属的意愿进行独立核实^[6-7], 确保其理解“自愿无偿”的法律内涵。“无偿”原则的核心在于禁止以获取器官为目的的经济利诱或商业交易, 而非否定捐献过程中产生的客观成本^[8-9]。

知情同意原则: 公民表示捐献人体器官的意愿,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也可以订立遗嘱。公民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的登记服务系统表示捐献其遗体器官的意愿视为有效的书面表达形式^[10]。公民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 有权予以撤销^[11]。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 该公民死亡后, 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书面形式共同决定捐献。知情同意作为器官捐献制度的基础规则, 应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规则》规定进行知情同意审查, 强调书面形式与家属联署同意, 表现遗体器官捐献“自愿优先、家庭共决、书面为凭”的原则性要求^[12-13]。

控制风险原则: 控制风险原则要求伦理委员会应加强对遗体器官捐献人、捐献器官医学评估的审查。遗体器官捐献应该严格参照《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评估和维护规范(2019 版)》排除捐献禁忌^[14], 尽量避免供体来源性疾病的发生以及降低恶性肿瘤通过移植传播的概率, 加强 OPO 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和移植质控体系建设, 保障遗体器官获取以及器官移植受者的安全^[15], 推动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进入精准风险管理时代。

公平公正原则: 医疗机构的伦理审查应确保遗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公正性、公平性, 具体包括资源分配公平和程序公正两方面内容。资源分配公平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遗体器官捐献情况, 划定本行政区域从事遗体器官获取医疗机构的服务区域^[16-17]。该条款内容进一步强

化了对器官捐献过程的规范管理,可有效避免因区域间的不正当竞争而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和伦理问题。程序公正指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工作需建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程序规范的监督管理体系,不得以医学、伦理学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干扰伦理审查,确保捐献行为严格遵循伦理原则^[4]。

保护隐私原则:严格保护捐献者、移植接受者、等待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个人信息与隐私,保障其合法权益,参与伦理审查的委员、医务人员、协调员及管理人员等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其中伦理委员会委员须签署保密协议,确保捐献者与接受者的信息安全,并严格遵守双方信息互匿的“双盲”规定^[16,18]。“双盲”原则也是为了更好保护捐献者、移植受者及双方家属,避免其因情感牵连而产生焦虑等情绪。在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报道、教学示范等相关活动时,如涉及个人信息的真实案例,须事先获得捐献者家属的知情同意^[19]。

避免利益冲突原则:遗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涉及多部门协作(捐献者所在病区、OPO、移植科、伦理委员会等),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利益关联回避机制^[18,20]。专科设置要求独立,从事遗体器官获取的医疗机构同时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负责遗体器官获取部门应当独立于负责人体器官移植科室^[2];人员职责分离明确,要求负责从事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遗体器官捐献人的死亡判定^[2];伦理审查时,伦理审查委员会委员或顾问专家与审查案例之间若存在明显和实质性利益冲突,则应回避^[21]。

推荐 3: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时序

伦理审查须在器官捐献确认工作完成且脑死亡或不可逆脑损伤判定完成后进行。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进入器官获取环节,审查通过是启动器官获取程序的前提条件。

推荐 4: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方式

遗体器官捐献的伦理审查的方式应为会议审查,负责遗体器官获取的部门应当向其所在医疗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出获取遗体器官审查申请并提交完整的审查材料,伦理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应当及时召开审查会议。情况紧急的,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 OPO 或依托医疗机构自建的“器官捐献伦理审查专项模块”在线召开审查会议并保存记录^[4],会议结束后应及时删除在线会议平台中的敏感信息。特殊复杂的捐献案例(包括无配偶、无成年子女及父母已

故捐献者自愿捐献案例,捐献者或家属存在精神障碍或智力残疾案例等),需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8],通过充分的伦理讨论后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之要求做出审查决定。

推荐 5: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程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程包括发起受理伦理审查申请、受理申请、组织召开审查会议、完善资料补充、复审。参加审查的委员应与本例次人体器官移植无利益冲突,必要时可聘请专家作为研究评审顾问^[18]。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邀请器官捐献者亲属参与器官移植伦理审查^[18]。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伦理委员会方可出具同意获取遗体器官的书面意见,并由伦理委员会秘书及时整理会议记录,形成书面的伦理审查批件并加盖伦理委员会公章后归档。

伦理审查经会议作出必要修正后重审意见的案例,应及时补充完善缺失资料,重新发起伦理审查申请,伦理委员会应立即组织复审^[22]。

推荐 6: 遗体器官捐献需提交的审查材料及重点审查事项

遗体器官获取伦理审查的资料应严格按照《规则》规定提交伦理审查材料^[23],具体材料包括:(1)潜在捐献者基本资料表;(2)脑死亡或不可逆脑损伤诊断资料;(3)潜在捐献者及器官综合评估表;(4)潜在捐献者身份证明及与相关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5)利益冲突回避说明(如有);(6)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材料(如有);(7)《人体器官潜在捐献者登记表》;(8)《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9)捐献见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资质;(10)知情同意过程与终止治疗、获取手术同意书;(11)首诊医院的出院记录等病历资料。

为确保伦理审查材料真实性及有效性,倡导在器官捐献知情同意的资料留存影像材料备档保存。若存在捐献者家属授权委托签字的情形,应通过对委托照片、授权委托书等资料的审查,确保委托人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知情同意。

在查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及有效性后,委员会需针对下述事项进行重点审查^[24-25]:(1)脑死亡或不可逆脑损伤判定的过程资料;(2)捐献知情同意的合法合规性;(3)捐献者与直系亲属身份资料及关系证明;(4)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遗体器官;(5)有无捐献者的跨区域转运;(6)捐献者及捐献器官的医学和生物学安全审查。

推荐 7：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监管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审查受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由 OPO 或其所依托的医疗机构负责管理及运行，同时接受社会监督。具体审查监管应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规则》规定进行监督管理。

推荐 8：脑死亡标准下的捐献路径

死亡作为不可逆的生物学事件，其判定标准随医学进步持续演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中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专家补充意见（2021）》，确立以“深昏迷、脑干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为核心临床指标符合，再辅以两项确认试验（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经颅多普勒超声）来实施脑死亡判定^[26-27]。这一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使得我国在脑死亡判定方面有了明确的医学依据和操作规范，有利于科学地判定死亡、合理利用卫生资源，以及道德、法律责任的确定。

《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获取遗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遗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死亡后捐献”的伦理与法律前提，强调了死亡判定合规性和重要性^[28]。

在具体操作中，建议推行以“家属知情同意为核心、伦理审核为保障”的脑死亡捐献路径：以家属充分理解并书面接受脑死亡判定结论作为实施脑死亡遗体器官捐献的必要条件^[29]，由伦理委员会审核“脑死亡判定文书+家属知情同意书+标准化操作流程记录”，形成具有伦理辩护力的脑死亡判定保障机制。此路径旨在弥合医学实践、伦理与法律的断层^[30]，为遗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供“科学可操作、法律有保障、伦理可辩护”的实施框架，最终促进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

推荐 9：特殊家庭结构器官捐献双轨认证体系的

构建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条及《条例》第九条、第十三条之规定明确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书面、遗嘱或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的登记服务系统作出的捐献意愿具有法律效力，近亲属原则上应予以充分尊重^[31]；无配偶、无成年子女及父母已故的特殊家庭结构下，未明示捐献意愿者，其他亲属无权决定捐献；在明确潜在捐献者捐献意愿的基础上，捐献者的捐献意愿需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实施^[32]。

捐献器官的意愿可以以遗嘱的方式表示，当死者生前通过书面形式、遗嘱或器官捐献登记系统明确表达捐献意愿时，为进一步确保捐献意愿的真实性、合法性，防止胁迫或利益驱动，建议引入“自愿登记/遗嘱”认证手段^[33-34]（表 1）。

若多份遗嘱存在冲突，以最后一份为准。若对遗嘱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可采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笔迹、指纹或电子签章鉴定；若近亲属不支持捐献或达不成一致意见，应充分阐述：捐献不仅是生命延续的善举，更是死者生前自主权的体现^[35-36]。

“自愿登记/遗嘱”双轨认证体系的建立，虽然可能限制了书面表达的范围，但可显著降低伪造、胁迫风险，确保程序合规性，提升公众对捐献制度的公信力。为特殊家庭结构下的捐献提供可操作的规范性框架，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发展。

推荐 10：推动捐献关系证明专项信息共享平台的搭建

在人体器官捐献过程中，亲属关系证明的获取往往面临诸多困难，目前已成为阻碍捐献流程高效推进的关键瓶颈，操作层面：证明缺失导致伦理手续停滞，极大可能延误捐献器官获取黄金窗口期；家属方面：反复跨部门奔波加剧情感创伤与经济压力，损害捐献积极性。

据此，严格遵循《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

表 1 自愿登记或通过遗嘱方式的认证手段

Table 1 Means of authentication through voluntary registration or will

意愿形式	认证方式	法律效力依据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建立的登记服务系统登记	通过该平台，实名登记，确保全流程可追溯	《条例》第9、13条
公证遗嘱	由公证机构验证真实性（在司法实践或法律实务中优先采纳适用 ^[34] ）	《民法典》第1139条
录音录像或口头遗嘱	需2名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现场见证（危急情况下适用）	《民法典》第1138、1140条

康发展的意见》(国卫医急发〔2024〕18号)的法定要求:“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协助做好出具人体器官捐献亲属证明等相关材料。各部门建立会商机制,推动系统性多学科协作机制的建设,形成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合力”^[37],详见表2。

表2 部门职能与协作情况

Table 2 Functions of departments and collaboration situations

责任主体	核心职能	协作价值
公安机关	出具户籍信息核验、亲属关系证明	身份与关系认定的法定权威主体
民政部门	提供婚姻/收养关系证明	补充亲属网络关键证据链
卫生部门或红十字会	统筹捐献全流程实施	需求端发起与终审执行

该政策明确授权构建“卫生-公安-民政跨部门协同机制”,为破解证明困局提供顶层制度支撑,具体操作如下:(1)推动主管部门牵头建立捐献专项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公安户籍、民政婚姻等信息数据,实现“一证调取、多方核验”;(2)通过政务数据互通,减少重复提交(如已共享信息免于二次证明)^[38]。推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在OPO所依托的医疗机构或红十字会设立专窗,集中办理亲属关系证明开具,实行“首接负责制”,由专窗协调跨部门流转。

3 小结

遗体器官捐献关乎生命健康权、伦理原则与社会公平,其实施必须在深刻的伦理考量、严格的法律框架以及高度社会信任的前提下进行。而伦理审查作为一项前置、独立且必要的监督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将捐献者及其家属的高尚善举,转化为规范、透明且符合生命伦理原则的实践行动。这不仅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捍卫,更是确保器官捐献事业在道德与法理上获得坚实支撑、赢得广泛社会认同的可靠基石。因此,持续优化与强化伦理审查体系,绝非程序冗余,而是对生命尊严最根本的尊重与守护,是保障这项崇高事业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

执笔作者:

丘小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廖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蒋继贫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通信作者:

刘俊荣 广州医科大学

参编作者(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马无瑕 广东省人民医院
马麟 广东省中医院
王柯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叶岸滔 广州医科大学
宁寰坤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刘小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许磊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李劲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孟超肝胆医院
李珏菁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易述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林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郝鹏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贾英斌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黄道政 广东省人民医院
戚亚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梅鑫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梁嘉文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主审专家:

陈忠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申卫星 清华大学法学院
叶岸滔 广州医科大学

审稿专家(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刘小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许磊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李劲东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孟超肝胆医院
李晓彪 广东省医学会
施辉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姚自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高晓刚 上海长海医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黄洁夫. 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报告-2023[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5.
- [2] 国务院.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Z/OL]. [2024-11-01]. <https://www.gov.cn/gongbao/>.
- [3] 申卫星.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迈上法治化新台阶[J]. 中国卫生, 2024(1): 103-104. DOI: 10.15973/j.cnki.cn11-3708/d.2024.01.014.
SHEN W X.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have reached a new level of legalization[J]. China Health, 2024(1): 103-104. DOI: 10.15973/j.cnki.cn11-3708/d.2024.01.014.

-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工作规则 [EB/OL]. [2024-08-15]. https://zwfw.nhc.gov.cn/kzx/zcfg/yljgrtqgyzzyzgddsp_240/202408/t20240815_2831.html.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EB/OL]. [2024-11-01]. <https://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20/06/id/150163.shtml>.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 [7]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捐献见证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EB/OL]. [2025-01-26]. <https://www.codac.org.cn/contentdon/policy/20250126/948018158.html>.
- [8]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 [J/OL].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13, 1(5): 260-264. DOI: 10.3969/j.issn.2095-5332.2014.01.00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cells, tissues and organs [J/OL]. Pract J Organ Transplant (Electr Vers), 2013, 1(5): 260-264. DOI: 10.3969/j.issn.2095-5332.2014.01.002.
- [9] 胡朗, 龚波. 遗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之伦理思辨 [J]. 医学与哲学, 2024, 45(18): 24-29.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4.18.05.
HU L, GONG B. Ethical reflection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organ donations from deceased donors [J]. Med Philos, 2024, 45(18): 24-29. DOI: 10.12014/j.issn.1002-0772.2024.18.05.
-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应急司.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释义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4: 122-127.
- [11] 霍原. 论《民法典》对器官捐献自己决定权的规范回应 [J]. 学术交流, 2017(6): 122-128. DOI: 10.3969/j.issn.1000-8284.2017.06.020.
HUO Y. On the normative response of civil code to the self-decision right of organ donation [J]. Acad Exch, 2017(6): 122-128. DOI: 10.3969/j.issn.1000-8284.2017.06.020.
- [12] 冯龙飞, 王继超, 臧建成, 等. 论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的核心伦理原则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1, 37(11): 69-75. DOI: 10.19484/j.cnki.1000-8934.2021.11.012.
FENG L F, WANG J C, ZANG J C, et al. On core moral principles of organ donation from the deceased [J]. Stud Dialectics Nat, 2021, 37(11): 69-75. DOI: 10.19484/j.cnki.1000-8934.2021.11.012.
- [13] 韩丹. 家庭本位伦理如何为遗体器官捐献助力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4, 37(12): 1402-1405.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4.12.04.
HAN D. Family-oriented ethics: how it can support cadaver organ donation [J]. Chin Med Ethics, 2024, 37(12): 1402-1405.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4.12.04.
- [14]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评估和维护规范(2019版) [J]. 器官移植, 2019, 10(3): 253-26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3.006.
Branch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Specification for evaluation and maintenance for donor and organ of deceased organ donation (2019 edition) [J]. Organ Transplant, 2019, 10(3): 253-262.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9.03.006.
- [15]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 遗体捐献器官获取工作指南 [J/OL].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2024, 16(11): 1-16. DOI: 10.12037/YXQY.2024.11-01.
Chinese Society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Organ Transplantation Branch, Chinese Medical Doctor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organ procurement from cadaveric donors [J/OL]. Chin J Front Med Sci (Electr Vers), 2024, 16(11): 1-16. DOI: 10.12037/YXQY.2024.11-01.
- [1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2号) [EB/OL]. (2019-01-28) [2022-09-30]. <http://www.nhc.gov.cn/yzygj/pqt/201901/e43b5d9bf87446c4a4a32da01c1e6aad.shtml>.
- [17] 李怀瑞. 制度何以失灵? ——多重逻辑下的捐献器官分配正义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1): 170-193, 245-246. DOI: 10.19934/j.cnki.shxyj.2020.01.008.
LI H R. Why does institution fail? multiple logics of organ allocation justice [J]. Sociol Stud, 2020, 35(1): 170-193, 245-246. DOI: 10.19934/j.cnki.shxyj.2020.01.008.
- [18]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医院协会. 涉及人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3: 67-71.
- [19] 杜涛, 吴雅君. 国内医学期刊编辑伦理审查能力的现状与提升策略 [J]. 中国当代医药, 2025, 32(12): 145-149. DOI: 10.3969/j.issn.1674-4721.2025.12.31.
DU T, WU Y J. Current situ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ethical review competence of domestic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J]. China Mod Med, 2025, 32(12): 145-149. DOI: 10.3969/j.issn.1674-4721.2025.12.31.
- [20] 江柯萱, 周吉银.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的解读和思考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4, 37(6): 699-705.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4.06.12.
JIANG K X, ZHOU J Y.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gulations o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J]. Chin Med Ethics, 2024, 37(6): 699-705.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4.06.12.
- [21] 任静, 赵依凡, 李筱永, 等.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权的程序规制 [J]. 中国医院, 2024, 28(10): 87-92. DOI: 10.19660/j.issn.1671-0592.2024.10.20.
REN J, ZHAO Y F, LI X Y, et al. Procedural regulation of the review authority of 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s [J]. Chin Hosp, 2024, 28(10): 87-92. DOI: 10.19660/j.issn.1671-0592.2024.10.20.
- [22] 徐敏, 周人, 王慧萍. 伦理委员会中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应用与实践 [J]. 医学信息, 2022, 35(10): 26-30. DOI: 10.3969/j.issn.1006-1959.2022.10.005.
XU M, ZHOU R, WANG H P.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for refined management of ethics committee [J]. J Med Inf, 2022, 35(10): 26-30. DOI: 10.3969/j.issn.1006-1959.2022.10.005.
- [23] 陈桂淑, 余少鸿, 李兰, 等. 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文档规范化设置与管理探索 [J/OL]. 实用器官移植电子杂志, 2022, 10(1): 58-61. DOI: 10.3969/j.issn.2095-5332.2022.01.016.
CHEN G S, YU S H, LI L, et al. Exploration of standardized setting and management of ethical documents for organ donation after death [J/OL]. Pract J Organ Transplant Electron Version, 2022, 10(1): 58-61. DOI: 10.3969/j.issn.2095-5332.2022.01.016.
- [24] 刘媛, 黄明涛, 陈旻. 医疗机构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 献移植伦理审查的经验与思考[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2, 35(6): 601-606.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2.06.03.
- LIU Y, HUANG M T, CHEN M.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review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in medical institution[J]. Chin Med Ethics, 2022, 35(6): 601-606. DOI: 10.12026/j.issn.1001-8565.2022.06.03.
- [25] 杨顺良, 王栋. 遗体器官捐献伦理的法治化建设之路[J]. 器官移植, 2025, 16(1): 59-66. DOI: 10.12464/j.issn.1674-7445.2024231.
- YANG S L, WANG D. The road to leg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governance of deceased organ donation[J]. Organ Transplant, 2025, 16(1): 59-66. DOI: 10.12464/j.issn.1674-7445.2024231.
- [2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重症协作组,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神经重症专业委员会, 等. 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第二版)[J]. 中华医学杂志, 2019, 99(17): 1288-1292.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9.17.003.
-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Brain Injury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Center, Neurocritical Care Collaboration Group of the Neurology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eurocritical Care Committee of the Neurology Physicians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Doctor Association, et al. Criteria and operating specifications for adult brain death in China (second edition)[J]. Natl Med J China, 2019, 99(17): 1288-1292. DOI: 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9.17.003.
- [2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 中国儿童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作规范[J]. 中华儿科杂志, 2019, 57(5): 331-335. DOI: 10.3760/cma.j.issn.0578-1310.2019.05.003.
- Brain Injury Evaluation Quality Control Center of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Criteria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etermination of brain death in children[J]. Chin J Pediatr, 2019, 57(5): 331-335. DOI: 10.3760/cma.j.issn.0578-1310.2019.05.003.
- [28] 丁菁雯, 孙大明.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思考——以“器官假捐献”案为切入点[J]. 医学与法学, 2022, 14(4): 69-73. DOI: 10.3969/j.issn.1674-7526.2022.04.012.
- DING J W, SUN D M. Legal considerations on huma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taking “fake organ donation” as breakthrough point[J]. Med Jurisprudence, 2022, 14(4): 69-73. DOI: 10.3969/j.issn.1674-7526.2022.04.012.
- [29] 杨顺良, 江哲龙, 吕立志, 等.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J]. 器官移植, 2024, 15(3): 359-366.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4033.
- YANG S L, JIANG Z L, LÜ L Z, et al. The question of death criteria in human organ donation[J]. Organ Transplant, 2024, 15(3): 359-366.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4033.
- [30] 江文诗. 站在亚洲看世界: 亚洲视角下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J]. 器官移植, 2022, 13(6): 697-710.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6.003.
- JIANG W S. With a focus on Asia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J]. Organ Transplant, 2022, 13(6): 697-710.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2.06.003.
- [31] 唐波涛. 人身性财产利益可继承性的识别[J]. 法学, 2025(4): 111-127. DOI: 10.3969/j.issn.1000-4238.2025.4.fax202504009.
- TANG B T. Identification of inheritability of personal property interest[J]. Law Sci, 2025(4): 111-127. DOI: 10.3969/j.issn.1000-4238.2025.4.fax202504009.
- [32] 霍枫, 赵洪涛, 翟晓梅. 依法依规加强医疗机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和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建设[J]. 器官移植, 2025, 16(1): 52-58. DOI: 10.12464/j.issn.1674-7445.2025009.
- HUO F, ZHAO H T, ZHAI X 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ospitals'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work systems and the ethics committees for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J]. Organ Transplant, 2025, 16(1): 52-58. DOI: 10.12464/j.issn.1674-7445.2025009.
- [33]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遗体器官捐献工作指南[J]. 中华器官移植杂志, 2025, 46(4): 249-260. DOI: 10.3760/cma.j.cn421203-20240607-00143.
- Branch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deceased organ donation[J]. Chin J Organ Transplant, 2025, 46(4): 249-260. DOI: 10.3760/cma.j.cn421203-20240607-00143.
- [34] 彭书榕. 民事诉讼中公证证明的实践研究[J]. 法制博览, 2025(13): 102-104. DOI: 10.3969/j.issn.2095-4379.2025.13.033.
- PENG S R. Practical research on notarization proof in civil litigation[J]. Leg Vis, 2025(13): 102-104. DOI: 10.3969/j.issn.2095-4379.2025.13.033.
- [35] 牛春燕. 遗体捐献决定权的归属及行使[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0(2): 39-42. DOI: 10.13847/j.cnki.lnmu(sse).2022.02.005.
- NIU C Y. The ownership and exercising about the autonomy of body donation[J]. J Jinzhou Med Univ (Soc Sci Ed), 2022, 20(2): 39-42. DOI: 10.13847/j.cnki.lnmu(sse).2022.02.005.
- [36] 杨立新.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的法理依据与适用规则——《民法典》第994条的关键词评注[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5): 94-109. DOI: 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3.05.010.
- YANG L X. Jurisprudential basis and applicable rules of the right to claim protection of deceased's personality interests —keyword commentary on article 994 of the civil code[J]. J Hangzhou Norm Univ (Soc Sci Ed), 2023, 45(5): 94-109. DOI: 10.19925/j.cnki.issn.1674-2338.2023.05.010.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卫医急发〔2024〕18号)[EB/OL]. (2024-04-28) [2024-05-21]. <http://www.nhc.gov.cn/ylyjs/gzdt/202405/c23821993017499eb69fcd4ec3f15847.shtml>.
-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等.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EB/OL]. [2016-08-03]. <http://www.nhc.gov.cn/ylyjs/gzdt/202405/c23821993017499eb69fcd4ec3f15847.shtml>.

(收稿日期: 2025-07-02)

(本文编辑: 谢诗韵 鄢加佳)